



来自云南的上海作家甫跃辉：

这座城市对追梦者是公平的

上海没有“遮住天”的高楼，却是文化的高地

青年报：从云南来上海之前，这座城市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？

甫跃辉：我的家乡是云南保山市施甸县下面的一个村庄。在2003年考到上海复旦大学之前，不要说到过上海，就连省会昆明我都没有去过。现在想来，当时对上海的印象是十分概念化的，在我心里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，那里过去有许文强，有大白兔奶糖，有永久牌自行车，有回力鞋。我有一个老乡在上海工作，他的侄儿去上海看他，回来就和我们说在上海的见闻，说到上海的楼又高又多，把天都遮住了，白天都看不到太阳。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一个地方看不到太阳，怎么生活呢？

青年报：真正到了上之后，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？

甫跃辉：有很多不一样。一时也说不清。比如，上海的高楼很多也很高，但也不至于遮住天，太阳自然是能看到的。只是到了上海，尤其在市区的时候，似乎多的都是平视的视角，大多在看人。很少仰视的视角，很少看天。

青年报：在上海学习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？

甫跃辉：我们那边确实比较偏僻，村里没什么人听说过复旦，记得村里人还问过我，复旦大学是不是在保山？那时候网络不发达，也没智能手机，大家对外面的世界挺不了解。到复旦上计算机课时很焦虑，同学们都会的，我都不会。我怎么可能呢？以前我连开机、关机都不会，只在接到复旦录取通知书后，到县城找了家电脑店，突击学了几天。

要说在上海的学习，印象最深的，还是上海确实是文化的高地。记得大一时，给我们上课的有陈思和、陈引驰、郜元宝、汪涌豪、骆玉明、王宏图等著名教授，同学们都觉得眼界大开。有时候，我们课堂上用的教材，就是这些教授编写的。在家乡读书的时候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到后来读研究生，又有幸跟着导师王安



一座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，必定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机遇之城。

忆老师读书，有些作品我至今印象很深，比如一本不算很热门的小说《瑞典火柴》。我是大三那年开始写小说的，在读研究生时，已经发表了三四篇。跟着王老师一边读书的同时，我继续练习写作，感觉自己欠缺很多，同时也受益良多。

只有在上海这样的城市、复旦这样的学校，才能够汇集这么多名家大师，进而营造出浓郁的学习氛围吧？在上海，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，开始向一个职业的文学写作者转变。这都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的滋养。

希望自己能写出上海的复杂和多元

青年报：所以，之后成为职业的文学工作者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甫跃辉：既然喜欢文学，又在复旦中文系待了七年，找工作时自然也会想找和文学有关的。读书时，我在上海作协的《萌芽》《收获》和《上海文学》都实习过，毕业后留在了《上海文学》。

我感觉上海作协和前辈们对青年写作者挺呵护的。我在《上海文学》上班，一周就上三天班，上班时就两件事，看来稿和

看校样。平时在家里，我基本就在看书写东西。有时要去外地参加活动，去之前和社长赵丽宏老师请假，他总是说没问题，你去吧。上海还针对青年写作者有不少政策扶持，包括“上海青年文艺家培养计划”，我也在其中。上海作协还有一个“签约作家”的项目，主要是针对作协系统外的青年写作者。这个我没签过，但知道每年都会有一批人受益。能给年轻人多一些支持，让他们尽量安心写作，挺好的。

青年报：你在上海已经生活17年了，都快要超过你在故乡所生活的时光。现在上海在你心中还是最初的“混杂的印象”吗？

甫跃辉：可能更混杂了——其实应该说是更复杂更多元更具体了。唐代诗人刘皂在《旅次朔方》中写道：“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我想，如果哪天我离开上海了，回头看看，也会把上海当做故乡的。就是现在，比如到外地参加活动回来，到了上海了，也会觉得安心。我常常将上海和我的老家云南保山进行比较。保山的面积是上海的三倍，但是人口只有260万。上海虽不大，但却有240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。上海有河，黄浦江、苏州河都在市里流淌，但是保山的河北

如怒江和澜沧江都在深山里奔腾。上海也有山，但都是小山，保山却都是高山峻岭。迥异的自然环境让上海和保山的文化是如此不同。

走在上海的大街上，我总是在想，那么多人来到上海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这其中，也有不少人是和我一样从极边远的乡村里来的，他们到上海后，精神上会发生什么变化？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，正是从山林走向平地，从乡村进入城市，这个变化的过程，人的精神又会有什么变化呢？在上海，或许可以找到这些答案。

青年报：在很多人眼里，你无疑是一位上海作家。你觉得一个文学工作者如何呈现和传承上海城市的特质？

甫跃辉：是“上海作家”还是“云南作家”并不重要，把东西写好了才重要。我们说起一个地方，总会有很多刻板印象。说起云南是这样，说起上海也一样。前阵子和一个媒体的朋友聊天，说到人们对上海的刻板印象。朋友说，还不是你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加深了这些刻板的印象。我觉得她说的很大程度上是对的。我希望自己能写出上海的复杂和多元吧。

在此次入选《上海故事》的作家中，青年作家甫跃辉是比较特别的一位。他是读者眼中的上海作家，但却来自距上海几千公里之外的西南边陲小镇。如此大的反差，让他眼里的上海呈现出别样的气质。

甫跃辉在上海已经生活了17年，对于上海亲身经历的深入了解，让他在看待这座城市的时候更具有了一份自信。他说，在来上海之前，他印象中的上海是符号化的，有夸张，甚至于有误解，只有亲自来到了，充分地感受城市文化，才会感到过去对上海的印象是那么表面而肤浅。

上海没有“遮住天”的高楼，却是文化的高地。这是上海在甫跃辉心中最重要的特质。甫跃辉眼里的上海还是丰富和立体的。这里除了有特别发达的城区之处，还有很多乡村，现在上海还有人插秧，还有人种藕，还有人年年栽了高粱。这些都是上海啊。“能不能写出立体丰富的上海不一定，但我想，得首先能看到立体丰富的上海吧。”

青年报记者 郦亮

作家自述

我眼中的上海，比我从影视作品、文学作品里看到的要立体和丰富。而且，我只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视角，还有很多生活我没看到。

上海面积虽然不算很大，但那么多人汇聚在这么一个地方，创造出了种种人的景观或者说文化景观，这个很丰富。

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其实也未必很了解上海。举个例子，外面的人可能会觉得，上海就紧挨着海嘛，地图上就那样。我以前也这么觉得，我到复旦报道没几天，就问一个上海同学，怎么去海边。他很惊讶，说上海没有海啊。当然了，他说的不

对，我的想法也很幼稚。上海当然有海，只是离市区很远，并不容易去。而且，上海的海基本都很混浊，是看不到想象里的碧海蓝天的。

再举个例子，前几天我和一个上海本地人说起，上海有很多野生动物的，包括毒蛇。她很好吃惊，说怎么可能呢？它们都生活在哪儿？其实不光上海，只要是环境不错的大城市，都有很多野生动物，北京也有。记得我在北京的一个公园里看到过好多种睁着眼睛的猫头鹰，就那么静静地蹲在老柏树上。在上海，我见到过好多种鸟类，包括夜鹭、牛背

鹭等。这些鸟在我老家施甸很常见，其实在上海也常见，很多江岸边都会有，比如外白渡桥附近就很多，游人那么多，也不妨碍它们悠闲地踱来踱去觅食。不止人在城市化，动物们也在城市化——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和乡村里的野生动物以及山野里的野生动物，会有些什么不同？

上海除了特别发达的城市，还有很多乡村，现在上海还有人插秧，还有人种藕，还有人年年栽了高粱。这些都是上海啊。能不能写出立体丰富的上海不一定，但我想，得首先能得看到立体丰富的上海吧。



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